

贪泉曾是广州的古遗存,地处广州城西郊二十里的石井镇石门村。当年泉水边立着一块高大石碑,赫然刻着“贪泉”两个大字。它是当地为纪念东晋山东籍廉吏吴隐之而立。贪泉碑于朝代更迭中的战乱年月被毁弃,至明朝又复立。为让更多的人观赏到贪泉碑,现已将它移到了越秀山公园的广州博物馆中。贪泉及吴隐之的事,想必还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。

□张漱耳

### 承载名典 碑传千载

现存的贪泉碑为青石材质,高2.34米、宽0.86米。碑首无纹饰,形制简朴,碑身主体“贪泉”两个大字,庄重醒目,上方镌刻小字吴隐之五绝《酌贪泉》。它是明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四月,由时任郡右布政使李凤等复制。最早的原碑,据宋方信孺《南海百咏》所载,为五代十国时,割据广州地区的南汉统治者,因不喜“贪泉”之名,派人运石填埋,贪泉及贪泉碑从此不存。

东晋末年,广州石井镇民间盛传:饮石门的贪泉水必生贪念。都说这泉水万万喝不得,谁喝了谁心中就会萌发无饜的贪欲,变得财迷心窍。还举例说,前几任广州刺史,多年廉洁自爱,最后却贪得无饜,被贬官落马,就因中间误喝过贪泉水所致。

吴隐之赴任广州刺史途经石门村时,与妻子、随从驻足参观贪泉。对当地的议论,他不以为然:“广州官场腐败,许多官员贪赃枉法,我是早有所闻的,但不见得是因为喝了贪泉的水。还有那什么过了岭南就丧失了廉洁,我认为纯属胡言。”说着,径直俯身从贪泉取了一碗水,当众一饮而尽。随后口占念出了石碑上刻的那首诗:古人云此水,一歃怀千金;纵使夷齐饮,终当不易心。

大意是:古人说这水,一沾唇(一歃:读shà,用嘴吸,故释为“一沾唇”)就心生贪婪。假如让伯夷、叔齐这种品行高洁的人喝,我想就是喝再多,他们的高尚品德也不会改变。

四句小诗,说明了清廉是取决于个人操守,非外部环境。说白了,就是“廉者自廉、贪者自贪,跟泉水无关”。

吴隐之做官走了以后,民众刻石立碑,贪泉承载的廉洁典故不断光大,并频繁出现于文学作品中,如王维、李白、白居易、钱起、苏轼等都将它应用于各自诗文,王勃《滕王阁序》名句“酌贪泉而觉爽,处涸辙以犹欢”也化用了此典。

吴隐之大概想不到,他对贪泉与官场关系的精辟理解,被引申为具有丰富内涵的一个文化符号。

### 自小贫寒 贵人相助

吴隐之,字处默,山东鄄城人。生年不详,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(414)。三国时期曹魏大臣吴质第六世孙,吴质曾与司马懿、陈群、朱铄并称曹丕“四友”。到他这一代,已家道中落,属底层贫苦农民出身。又因幼童时代丧父,与母亲相依为命,过得很悲催,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
尽管家无隔夜粮,年少的吴隐之却有一身骨气,不接受别人的接济与馈赠,不取不义之财。他有孝心,宁愿自己饿肚子,也会省下饭给母亲吃。

# 喝了贪泉水就会变贪？他非要喝口试试

——东晋山东廉吏吴隐之与贪泉的故事



明万历年间所立贪泉碑,现藏广州博物馆。

吴隐之十几岁的时候,母亲病故。丧葬时,没钱请人鸣鼓致哀,就靠日夜痛哭尽孝。相传他的恸哭感动了天地,引得双鹤鸣叫,盘旋不去。

孤贫没有让吴隐之屈服沉沦。他发愤读书,没有条件上学,就向别人借书读,不为饭不够吃发愁,却为没有书读操心,忍饥挨饿也要寻求知识。钱财上不沾别人一文钱、一粒米,唯读书能觑着脸,谁家有就向谁家借。

《晋书》记载的吴隐之出仕,颇有几分戏剧色彩:玄学家韩康伯母子与隐之为邻。小吴的孝心与好学打动了韩母。闻其哭声,她跟着难过到食不下咽。有一天对儿子说:“你有一天若居了高官,应当引荐这样肯上进的人为国出力。”此时尚无科考,出人头地须靠高地位者举荐。

不料竟一语成真。后来韩康伯真当了高官,在被晋简文帝引为谈客后,一路扶摇直上,升到了吏部尚书。他记起了当年老母的话,举荐吴隐之做了辅国功曹。此职虽然只相当一个最基层单位的文书,却让他从此踏上从政之路。故韩康伯就是吴隐之人生路上的贵人。不然,一介布衣,毫无资产,哪有出头之日。

### 渐升高位 清俭如旧

吴隐之在官场生涯中堪称“不倒翁”。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超然于外,不选择站队。晋孝武帝司马曜,大司马桓温,淝水之战晋军大都督谢石,以及大将军刘裕等,这些处于权力巅峰的关键角色,都待见他,对他有过提拔。累迁尚书郎、御史中丞、中书侍郎,及晋陵郡太守等职。

晋陵即今镇江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一带,是富得流油的地方。在这里干太守,想捞点什么太便利了。然而,吴隐之就任后,自律方面,对自己和家人特别狠,全家仍和显达之前一样节衣缩食,过着俭朴的生活。

当时治所办公之地,人们常看到有位衣着朴素的农妇,每天都从里面出来上山砍柴,背柴回来后又烧火做饭。开始,都以为是太守家

的女仆人。后来才知道,砍柴妇竟是吴太守的妻子。

吴隐之的立身处世之道,与那些来自底层、一旦大权在握便极尽搜刮民财的贪官形成鲜明对比。

晋陵太守任满,被炙手可热的将领谢石要去担任主簿。晋时主簿是重要官员,相当于现在的首长大秘,负责典领文书簿籍和经办事务,说是首长副手都不为过。担任谢石的主簿期间,发生了一段卖狗嫁女佳话。

时吴隐之的女儿出嫁,很多官吏士绅送来贺礼,吴隐之一律拒收。谢石就派来了他的几个名厨,携带禽蛋海鲜,来他家帮助置办酒席招待宾客。孰料,厨师来到一看,竟然一个宾客也没有,还发现他女儿的嫁妆一件没置办,倒是看见一个丫鬟牵着一条狗外出。有个厨子好奇,捧上一问,原来是老爷吩咐,要她到街上卖了狗为姑娘换件首饰。厨师愣在那里,无言以对。

几个人看到吴隐之的嫁女根本用不着置办酒席,带来的东西知道也留不下,怎么来的怎么走了。

两件事不胫而走,吴隐之的清廉之名传开了。那个朝代,从中央到地方贪腐成风,谢石与吴隐之这对主副官,一为巨贪,一为廉吏,耐人寻味。

宁康年间(373—375),孝武帝器重吴隐之,升他左卫将军,位在上将军之下,将军之上。居高官,他依旧过着普通人的生活,一点家产不置,连衣物也很少买。公务之余,他还动手干家务,衣服脏了都是自己洗。其俸禄几乎全赏给了部属和有困难的亲戚朋友。

吴隐之常常批阅公文到深夜。寒冬腊月的深夜太冷了,他无皮衣厚袄御寒,就把棉被披在身上继续工作。史书赞他“勤苦同于贫庶”。

### 践行诺言 守“穷”到底

东晋朝廷忌惮反腐动摇统治根基,对腐败一面采取了暧昧态度,一面却又寄望于吴隐之这样的廉吏。隆安年间(397—401),朝廷权衡再三,特派吴隐之到贪污在全国出名的岭南地区,担任与晋陵相比更不是穷地方的广州刺史,并带龙骧将军称号。

岭南路途遥远,却是自汉以来的水陆货运枢纽,山海珍异辐辏,是世人艳羡的“金山珠海,天子南库”(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)。比如当地的珍珠,转运的象牙,多不胜数。就因天高皇帝远,疏于监管,腐败滋生。因此,广州刺史成为全国肥缺之最。在广州当官,弄箱子宝物,就供一家人几世吃用不尽。吴隐之前几任,其中也有原来素称“廉士”的,最后无一例外中饱私囊,满载而归。对岭南遍地贪污之风,朝廷头痛不已。

为避免重蹈前任官员覆辙,吴隐之特意在上任途中拜访“贪泉”,并当众饮水赋诗,破除流言。

新任刺史没到任就大喝“贪泉”水的新闻,很快传开。老百姓像炸了锅,议论纷纷,都猜测他这是定准了又要做一个大贪官;特别是又闻听到他行李很少,家人衣着寒酸,更是忧心忡忡,不知今后得吞没多少财富。

哪知,吴隐之饮“贪泉”水不假,一尘不染,半点不贪更是真。

上任伊始,一些属下官吏、巨商富贾纷纷以宴请为名探路。吴隐

之不动声色,一一接收。很多人觉得不出预料,个别相信吴隐之的,心也变得拔凉拔凉的。

第一个请到他的人,在豪华馆子摆了一席,还召来陪酒歌妓,将他圈子里的上流社会人士都请来了,一些百姓闻讯也聚集饭馆内外瞧热闹。

吴隐之带着拎着一口袋东西的随从,步行前往。来到后,他不慌不忙拱手道:我不是来吃饭的,是借机向各位正式宣布,所有的宴请我是一律不到,请海涵。说完,叫随从从打开口袋,把里面的请帖拿出,他一一念着名字,还给宴请人。

开始,人们认为他不过是装装样子,仍不断给他送礼,到他家送肥鲜的鱼虾。送的鱼都去除了鱼刺,吴隐之反感此种献媚之举,将之喝斥赶出。送礼人说,又不是啥值钱的东西,至于吗?吴隐之一句话就怼回去:“大腐都是收小礼养出来的!”自此住家门可罗雀。

一年年过去,吴隐之一如既往,“清操逾厉”。他对自己督责丝毫不松,生活始终简朴。他每天只用青菜干鱼下饭。除维持简单生活之外,一切收入都缴公。就连官方配备的帷帐、器具、衣服都一律弃之不用,交到库房。亲属子女一律布衣粗食,吃穿如同平民百姓。任上他践行了“试使夷齐饮,终当不易心”的承诺,更以自己清贫镇住了岭南的官吏,社会风气大为改观。《晋书·吴隐之传》载,安帝下诏表彰:“夫处所欲之地,而能不改其操……革奢务啬,南域改观。”

吴隐之卸任北归时,行囊萧萧,船舱空空,小船上只有简单的行装。没走多远,还闹了一个小矛盾。妻子刘夫人,私下节衣缩食,买了一斤沉香,打算带到北边老家换点钱贴补生活。不料途中被吴隐之发现了,看见不是来时原有物件,误认为来路不明,一把夺过来,“扑通”一声就扔进了水里。广州百姓将此演变成了美丽的传说,将投沉香之处的流溪河下游一个小岛,起名“沉香沙”,又名“沉香浦”,称是入河中的沉香化为了的沙洲。

返回原来的家中,六间茅屋已破旧,竹篱院墙也腐朽。当时刘裕掌权,赐他牛车,要另外给他盖处宅院,都被坚决推辞了,说修一修就好。

刘裕亲自领教了他的清廉之后,决定将他任命度支尚书,即主掌国家财政收支的最高长官。他在任上厉行俭朴,每月饷银仍旧只留基本用度,余钱救济他人。妻子儿女不沾寸禄,一概靠自己的劳动生存,平时以纺织度日,遇上困难年景,甚至吃不上饱饭,穿的衣衫破旧不堪。

义熙初,朝廷又任命他为中领军。他老习惯不变,公正廉明勤朴劳作,办公的地方用竹篷当屏风,连坐的毡席都没有。

义熙八年(412)吴隐之告老还乡,两年后病逝。一生可谓来时穷走时穷,为官能保持这个特征,极其稀缺、极其珍贵,盖因吴隐之的清廉操守和乐善好施造成。试问,在两晋上下皆贪的环境里,出污泥而不染,自始至终守住清贫者,可还有人?

由唐初名相、政治家、史学家房玄龄主笔撰写的《晋书》赞曰:“吴隐之酌水以厉精,晋代良能,此焉为最。”